

漢語正反問句的模組語法

黃 正 德

康 乃 爾 大 學

一、前 言

漢語的疑問句一般可以分爲特指問、是非問、選擇問、正反問四種：

特指問：你買了什麼？

誰看見了李四？

是非問：你有空嗎？

這本書是你的嗎？

選擇問：你喜歡這本書還是那本書？

張三來還是李四來？

正反問：你買不買書？

你買書不買？

其中正反問句（或稱爲反復問句）一類，學者通常認爲是選擇問句的一種。例如朱德熙先生（1982）認爲漢語問句分爲三類，把正反問句歸在選擇問句之下。呂叔湘先生（1985）則認爲選擇與正反問句都是由是非問句派生而來的。湯廷池先生（1984）以語助詞「呢」的分佈情況爲由，認爲正反問在句法上與是非問應不屬同類，但同時又肯定了正反問與選擇問同屬一類的看法。在國外，這個處理方法也是行之已久。早在（1967）年王士元先生就曾詳述漢語的正反問句，並以當時生成變換語法理論的觀點給此類句式提供了一些有趣且富啓發性的分析，而且給若干早期的漢語生成語法研究奠下了基礎。在〈漢語的並列與刪除〉一文裏，王先生把正反問句當做選擇問句的一種，並認爲這兩種句式是一般並列結構省略的結果。依照王氏的分析，下列例句（b, c, d, e）都是從例（a）分別經過「順方向省略」或「逆方向省略」而來的：

（1）a. 他喜歡這本書（還是）他不喜歡這本書？

b. 他喜歡這本書不喜歡這本書？

c. 他喜歡不喜歡這本書？

d. 他喜歡這本書不喜歡？

e. 他喜不喜歡這本書？

這種處理辦法有不少優點。因為選擇問句、正反問句與一般並列結構在語法及語義上各有若干共同點，把它們一併處理正好可以收到解釋這些共同點的效果。同時這種處理方式又能與此類句式的發展歷史相結合，因為正反問句的結構極可能是由選擇問句法演化而來的（見梅祖麟 1978 文）。王氏的分析曾引起許多學者的興趣，例如戴浩一（1972）研究漢語並列結構的刪略以及林雙福（1974）研究臺灣話的選擇問句，都以此分析為出發點。

本文的目的有二：一是詳細考察漢語正反問句的語法特性並說明這些特性的理論意義，二是給此類句式提供一項新的分析並以實際語料與語法論證來支持這項分析。本文將主張：許多正反問句其實是一種特指問句（或稱詞組問句 Constituent Question 或疑問詞問句 Question-word Question），這與傳統看法大為不同。另外雖然傳統上認為例（1）中 b, c, d, e 各句都由一條規則演化而成，本文則認為這些句子有數個來源。這個辦法把看似一回事的語言現象拆開來處理，與時下方興未艾的語法模組理論（Modular Theory of Grammar）相符。下文第二節詳述正反問句的重要語法特徵並討論傳統的處理方式。第三節略敘本文的理論要旨，並說明在本文的分析之下第二節討論的問題如何獲得解決，第四節並提出多項獨立證據來支持這項分析。最後一節是結論。

二、正反問句與選擇問句

如上所述，把正反問句和選擇問句合併處理有若干優點，認為正反問句是「並列刪除」（Coordinate Deletion）的結果也有方便之處。不過詳細考察這類句式，却不難發現它們之間有許多重要的區別。不僅這兩種句式之間有許多不同，其實同屬正反問的例子之間也是如此。這就給這種「一併處理」的方式造成了困難。以下分五點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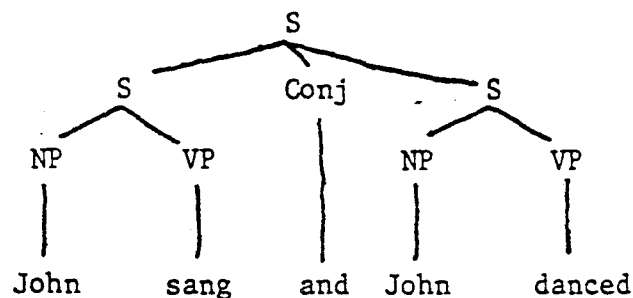
2.1 一般並列結構的省略是自然語言常見的現象，但這種省略有一個方向性的限制（Directionality Constraint 簡稱 DC），這是 Ross（1967）早已提出並獲得證實的普遍語法規則。這個限制規定，如果同指的詞組在結構樹裏向左分枝，則省略應該是順方向的省略，但如果同指詞組是向右分枝，則省略應該是逆方向的省略。如下面英語例（2a）可以經過順向省略得到（2b），不能經過逆向省略得到（2c），這是因為在（2a）的樹狀圖裏同指名詞組 John 向左分枝，如圖（3）所示：

(2) a. John sang and John danced.

b. John sang and danced.

c. *Sang and John danced.

(3)



反之, (4a) 只能逆向省略得到 (4b) 不能順向省略得到 (4c):

(4) a. John danced and Mary danced.

b. John and Mary danced.

c. *John danced and Mary.

DC 顯然也適用於漢語的並列刪除:

(5) a. 張三唱歌、張三跳舞。

b. 張三唱歌、跳舞。

c. *唱歌、張三跳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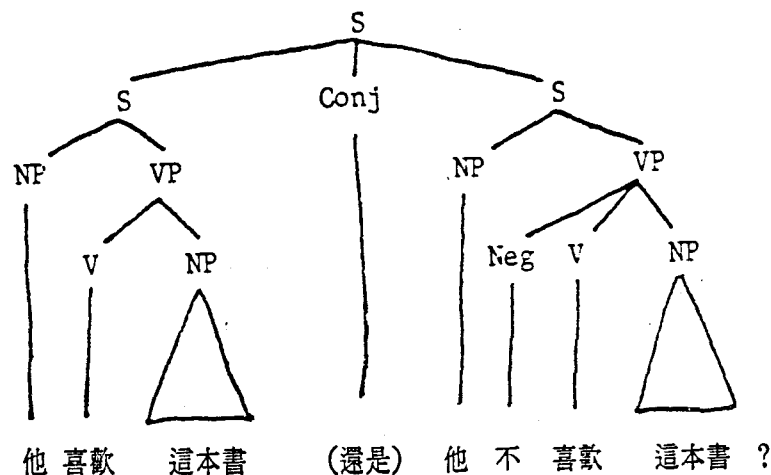
(6) a. 張三唱歌、李四(也)唱歌。

b. 張三、李四(都)唱歌。

c. *張三唱歌、李四(也)。

現在回來看看正反問句的形式。(1a) 的樹狀結構如下:

(7)



依照 DC 的規定，上句可以經過順向省略去掉第二個「他」得到 (1b)，也可以進一步以逆向省略去掉第一個「這本書」與第一個「歡」字，而分別得到 (1c) 與 (1e) 等句。因此以並列刪除的方式可以很方便地產生這些問句，而且也可以解釋為何下列的句子不能成立：

(8) *喜歡這本書，他不喜歡這本書？

(9) *他喜歡這本書不喜？

(10) *他喜歡不喜這本書？

但是有些正反問句顯然不受 DC 的規定所限，如例 (1d)：

(1d) 他喜歡這本書不喜歡？

賓語「這本書」在結構樹 (7) 裏向右分枝，依照 DC 的規定應該執行逆向省略，但 (1d) 實行了順向省略，與 DC 的規定不符。這說明至少有一部份的正反問句是不能以「並列刪除」的方式來處理的。

2.2 戴浩一 (1972) 曾經指出，漢語的「並列刪除」除了須遵守 DC 之外，還得受到一條「直接支配條件」(Immediate Dominance Condition 簡稱 ID) 的限制。這個條件規定：凡是要經過「並列刪除」而省掉的詞組，都必須受到並列成分 (Conjunct) 的直接支配。戴氏的 ID 條件很巧妙地解釋了下面的語言事實：

(11) a. 張三吃飯，李四吃麵。

b. *張三吃飯，李四麵。

(12) a. 張三煮飯，李四吃飯。

b. *張三煮，李四吃飯。

(11b) 不能成立，是因為省略的述語「吃」不受並列成分「李四吃麵」的直接支配（「吃」不是「李四吃麵」的直接成分）；(12b) 不能成立，是因為省略的賓語「飯」不受並列成分「張三煮飯」的直接支配。同時戴氏假設 ID 條件屬漢語所特有，這又說明雖然 (11b) 和 (12b) 不能成立，與它們相當的英語句子則毫無瑕疵：

(13) John ate rice and Bill noodles.

(14) John cooked and Bill ate rice.

雖然上面的例子支持 ID 條件，但漢語也有許多句子似可以違反 ID 條件。下面兩句裏省略的賓語「飯」「書」都不是並列成分「李四吃飯」或「不逼他買書」的直接成分：

(15) 張三煮飯，李四吃。¹

(16) 你逼他買書不逼他買？

像上節談到的 DC 條件一樣，我們有理由認為戴氏的 ID 條件頗富解釋力而值得採信。若如此，則 (15)-(16) 可以成立的事實更再度說明，若干看似由「並列刪除」得來的句子，其實是有其他來源的。

2.3 若干其他普遍語法上的重要通則在漢語裏大體上都可以適用，唯獨運用到部分（但不是全部）正反問句時，却似有反例。這裏討論兩個普遍語法規則：一個有關「詞語自主律」(Lexical Integrity)，另一個有關「介詞懸空」(Preposition Stranding)。

2.3.1 語法學上有一個很基本的概念，認為「詞語」(word，含單詞與複合詞)與「詞組」(phrase)分屬於不同的層次，必須分別處理。詞語和詞組有許多區別，若要一語以貫之，就是：詞語必須遵守「詞語自主律」(Lexical Integrity)而詞組則不必。²所謂「詞語自主律」，是說：

(17) 屬於「詞語」層次的範疇都具有完整的自主性；適用於「詞組」層次的句法或語義規律都不能直接牽涉到「詞語」的內部結構。

(17) 可以解釋為何詞組的成分可以移出詞組的範圍而詞的成分不可以，例如 (18) 句中的賓語「書」可以移出謂語「買了書」的範圍，(19) 句中的「版」則不能移出動賓複合詞「出版」的範圍：³

(18) a. 我買了書。

b. 書，我買了。

(19) a. 我出版了。

b. *版，我出了。

其次，「並列刪除」也不能刪略複合詞的一部分：

(20) a. 我喜歡火車跟汽車。

1 例句 (11)~(12) 與 (13)~(14) 之間的區別顯示漢語所受的限制較英語為嚴，但有趣的是，與 (15) 句等相當的英語句反而不能成立：

* John cooked the rice and Bill ate.

2 「詞語自主律」是生成語法學派「擴充的標準理論」視為最重要的原則之一。其實這個原則在漢語語法學界也已行之已久。趙元任先生 (1968) 與蔣志章先生 (1964) 都曾詳論詞語與詞組的不同，並給複合詞的判定提供了幾個準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詞語不可以擴展，但詞組可以。筆者在拙作 (1984) 裏也曾試論複合詞與詞組的關係，並指出這些準則大多可以歸到「詞語自主律」之下。

3 趙元任先生 (1968) 曾談到許多詞語經過「離子化」的現象，因而可以有限度地擴展：

心，我倒是不擔。

我幫了他三天的忙。

但在下列的句子裏，「擔心」、「幫忙」等是不能擴展的：

我不擔心這件事。

請你幫忙我。

可見「擔心」、「幫忙」等具有詞語和詞組的雙重身份。

b. *我喜歡火跟汽車。

(21) a. I like New York and New Orleans.

b. *I like New York and Orleans.

一般言談中的承前省略也受同樣的限制：

(22) 問：你喜歡他嗎？ 答：我不喜歡。

(23) *問：你喜歡他嗎？ 答：我不喜。

另外，語義組合規則以詞組的成分為基本單位但不以詞語的內部成分為單位，因此

(24) 有矛盾而 (25) 沒有：

(24) *一塊綠色的黑色的木板。

(25) 一塊綠色的黑板。

又代名詞可以複指整個名詞但不能複指名詞的成分：

(26) a. All Bloomfieldians liked Bloomfield.

b. *All Bloomfieldians liked him.

(27) a. The invasion by Russia did her no good.

b. *The Russian invasion did her no good.

現在再來看看正反問句。有趣的是像 (1c) 這樣的句子似乎可以違反「詞語自主律」，而像 (1d) 這樣的句子却不可以：

(28) a. 他喜不喜歡這本書？

b. *他喜歡這本書不喜？

(29) a. 你高不高興？

b. *你高興不高？

當然我們可以容許「詞語自主律」有一些「例外」，但這不是解決問題，而只是引起更多的問題：為甚麼「例外」偏偏只出現在正反問句而不出現在其他結構裏？又為甚麼只有 (28a) 與 (29a) 之類的正反問句可以是「例外」而 (28b) 與 (29b) 之類的正反問句不可以？顯然，從 (28)-(29) 我們可以看出：許多正反問句不是「並列刪除」的結果，而且正反問句包含不同的格式，不能以一條規則來合併處理。

2.3.2 除了「詞語自主律」之外，「介詞懸空」(Preposition Stranding) 也是理論語言學裏面很受人注意的現象。所謂「介詞懸空」是說，介賓結構裏的賓語如果經過移動律移出介賓結構，或是受到刪除律的刪除，留在原位的介詞就掛單了。一般說來，除了英語與其他少數的日耳曼語系語言允許有限度的「介詞懸空」之外，絕大多數的人類語言都是禁止「介詞懸空」的。漢語自也不例外。因此雖然述賓結構的賓語

或主謂結構的主語都可以移出或刪除，介賓結構的賓語不可以。下面的例句裏，我們以空範疇 [e] 代表名詞組的移出點或刪略點：⁴

- (30) a. 我希望張三會來。
b. 張三，我希望 [e] 會來。
- (31) a. 我看完了那本書了。
b. 那本書，我看完了 [e]。
- (32) a. 問：你看完了那本書了嗎？
b. 答：我看完了 [e]。
- (33) a. 我把你的書撕破了。
b. *你的書，我把 [e] 撕破了。
- (34) a. 問：你跟李四打架了嗎？
b. *答：沒有，我沒有跟 [e] 打架。

爲了避免介詞掛單，介詞後面的賓語必須以代詞重複，所以如 (35a) 所示，像「書」這種無生名詞也可以與代詞複指了。比較 (35a) 與 (35b)：

- (35) a. 你的書，我把它撕破了。
b. *你的書，我撕破它了。

禁止「介詞懸空」的規定，我們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

- (36) *[介詞 [e]]

(36) 可以理解爲：介詞不可以以空範疇爲其賓語。下面例 (37) 中的「被」字後面沒有賓語，有人以爲是個反例：⁵

⁴ 英語准許有限度的「介詞懸空」：

Who did you dance with?

The bed was never slept in.

英語的「介詞懸空」在理論語言學上是個有趣的問題，最近討論這個問題的重要著作有 Riemsdijk (1978) 及 Hornstein and Weinberg (1981) 等。

⁵ 橋本萬太郎 (1987) 認爲 (37) 違反了介詞不得懸空的規定，所以「被」字不應視爲介詞。他認爲「被」字是個及物動詞，以主謂結構爲其賓語。因此「他被李四騙了」中「被」字是主要動詞，「李四」是賓語子句「李四騙了」的主語而不是「被」的直接賓語。依橋本之見，「張三被打了」是從「張三被人打了」中把賓語子句的主語「人」省掉的結果。其實這種分析根本上還是沒有解決問題，因爲我們知道類似結構一般不允許「人」字的省略：「他讓人批評了」、「*他讓批評了」。另外，雖然有些賓語子句的主語可以省略，但受到省略的名詞組一定是有定或有指的名詞組。例如，「張三說 [e] 不必來」裏面，「不必來」的主語一定是張三或者言談中提到的特定人物。一般的省略句也都如此：

我看見了 [e]。

[e] 買了一本書。

但像「張三被打了」這種句子，反而是當施事者完全無所指的情況之下才能成立。(38) 與 (39) 的答句不能成立就是因爲「李四被打了」句中「打」字的主事者完全沒有指涉能力。這點顯示「李四被打了」不是一個省略句，「被」字後面根本沒有空範疇作爲其賓語。此時「被」不是介詞而是一個語態助詞。這種可以分屬兩個語法範疇的情形和「在」字相似。「張三在我家看書」裏的「在」是個介詞；但「張三在看書」卻不隱含任何一個有所指涉的處所副語，因此不能視爲處所副語的省略。這時「在」只能看成一個「情貌助詞」。橋本氏認爲讓「被」字分屬兩個語法範疇是一種「循環論證」，其實是他忽略了上述「主事者無所指」這一個重要事實。另外他對生成語法的攻擊主要是針對已過時近二十年的若干錯誤觀點而發，與當代生成語法理論沒有太大的關係。

(37) 李四被打了。

其實不然。我們有理由認為這裏的「被」字只是一個表示被動式的動詞前綴或語態助詞，而不是一個掛單的介詞。換句話說，「被」字後面並沒有一個代表移出點或刪略點的空範疇，因此不違反(36)的規定。因為如果(37)裏有個空範疇，(38)句就沒有理由不能成立：

(38) *張三，李四被打了。

同時，也很難解釋為甚麼不能用(37)來回答(39)中的問句：

(39) 問：李四被張三打了嗎？

答：*是的，李四被打了。

因此(37)不屬(36)的例外。「介詞懸空」在漢語是應該嚴格禁止的。但是若干正反問句却似可不受此規定的限制：

(40) a. 你從不從這裏出去？

b. *你從這裏出去不從？

(41) a. 你把不把功課做完？

b. *你把功課做完不把？

這又說明至少部分正反問句並不是依靠刪除規律來形成的。

2.4 「詞語自主律」和「介詞懸空」除了說明正反問句不是由「並列刪除」得來之外，還可以證明正反問句與一般帶有「還是」的選擇問句不屬一類。上文提到若干正反問句似乎不受「詞語自主律」和禁止「介詞懸空」的規定。但從下面的例句可見，選擇問句則須嚴格遵守這兩項重要原則：

(42) a. 你喜歡還是不喜歡那本書？

b. *你喜還是不喜歡那本書？

(比較：你喜不喜歡那本書？)

(43) a. 你從這裏還是不從這裏出去？

b. *你從還是不從這裏出去？

(比較：你從不從這裏出去？)

(44) a. 你跟他還是不跟他說話？

b. *你跟還是不跟他說話？

(比較：你跟不跟他說話？)

(45) a. 這個太多還是不太多？

b. *這個太還是不太多？

(比較：這個太不太多？見趙 (1971))

2.5 除了在「介詞懸空」和「詞語自主律」兩方面表現大不相同之外，選擇問句和正反問句還有一項很重要的區別，那就是：正反問句的出現要受到若干「孤島條件」(Island Condition) 的限制，但選擇問句則不受此類限制。所謂「孤島條件」是說某些結構不允許它所包含的詞組和外面發生關係，好像這些詞組處在監牢裏或孤島上一樣。生成語法理論裏最爲人所知的「孤島」包含主語子句 (sentential subject) 與關係子句 (relative clause)。⁶ 由於「孤島條件」的限制，英語的疑問詞不能由主語子句或關係子句之內移動到整個母句之前。因此下列 (a) 句的深層結構都不能經「疑問詞移動」得到合法的疑問句，如 (b) 所示：

(46) a. That John read which book surprised you?

b. *Which book did that John read [e] surprise you?

(47) a. You like the woman who saw what?

b. *What do you like the women who saw [e]?

(46) 和 (47) 不能成立，就是因為疑問詞組 “which book” 和 “what” 分別關在「孤島」上，移出來就違反了「孤島條件」的限制了。這裏要知道的一點是，生成語法學家現在通稱的「孤島」並不包含賓語子句，因此遠距離的疑問詞移動並不受此類子句的限制：

(48) What did you say that John bought [e]?

(49) What did it surprise you that John read [e]? (比較 (46))

(50) Who did you believe that Bill thought I should see [e]?

現在回到漢語的正反問句和選擇問句。有趣的是，一個正反問句的正反形式（即「×不×」部分）不僅可以出現在母句的謂語之上：

(51) 你認不認為【他會來】？

(52) 張三有沒有說【他要來】？

也可以出現在賓語子句的謂語之上：

(53) 你認為【他會不會來】？

(54) 張三說【他要不要來】？

但是「×不×」却不能出現在主語子句或關係子句之內：

⁶ 「孤島條件」是 Ross (1967) 最早提出來的。這是生成語法的重要論題之一，有價值的論述不勝枚舉。杭士基本人最近的著作也很注重這類問題（見 Chomsky 1973, 1981, 1982, 1986 等）。

(55) a. *⁷[我去美國不去美國] 比較好?

b. *⁷[我去美國不去] 比較好?

c. *⁷[我去不去美國] 比較好?⁷

(56) a. *你喜歡[尊重你不尊重你的]人?

b. *你喜歡[尊重不尊重你的]人?

c. *你喜歡[尊不尊重你的]人?

這種「賓語子句可以」而「主語子句或關係子句不可以」的現象就是一個「孤島條件」的現象。因此我們可以說正反問句的形成是要受到「孤島條件」的限制的。現在反觀選擇問句，我們發現「選擇詞組」（「X還是不X」，或「X還是Y」）可以自由出現在賓語子句之內：

(57) a. 你認為[他尊重還是不尊重你]?

b. 張三說[他要來還是不來]?

同時也可以出現在主語子句和關係子句之內，這一點和正反問句完全不同。(58)和(59)中的例句正好和(55)至(56)的例句成鮮明的對比：

(58) a. [我去美國還是不去美國] 比較好?

b. [我去美國還是不去] 比較好?

c. [我去還是不去美國] 比較好?

(59) a. 你喜歡[尊重你還是不尊重你的]人?

b. 你喜歡[尊重還是不尊重你的]人?

顯然選擇問句的形成不受「孤島條件」的限制。這點又是正反問句與選擇問句在語法上不屬同類的另一項明證。

三、正反問句與特指問句

上文已指出，無論就並列刪除的一般方向限制或漢語特有的直接支配條件，甚或詞語自主律、介詞懸空及孤島條件等方面而論，傳統上這種把正反問句看做一種選擇

⁷ 「他去不去美國不清楚」這種句子與(55c)不同。這裏的正反問句是個間接問句，作「不清楚」的主語，因此正反問的範圍限於主語子句裏面，不違反「孤島條件」。但(55c)的謂語「比較好」不能以問句為其主語，因此正反問的範圍必及於母句，這就違背了孤島條件了。一個問句形式能否當間接賓語主要要看謂語或動詞的屬性來決定。這個問題近年來引起學者較深入的討論，如望月八十吉(1980)、鄭良偉(1984)、湯廷池(1981, 1984)、陳炯(1982)，與拙作(1982a, 1982b, 1983)等。由於漢語與英語疑問句在句法上大為不同（如漢語的疑問詞不必移動到句子前端），過去生成語法學家很少注意到漢語疑問句。但漢語疑問句除了疑問詞不移動一點之外，其他句法與語義的屬性幾乎和英語疑問句相同。這個現象最近引起不少生成語法學者的注意，而開始對與漢語類似的語言做廣泛而深入的分析。見 Lasnik and Saito (1984), Chomsky (1986) 及其引書。

問句而合併處理的方式都是有問題的。本文提議以一個相反的方式處理這類句式，把原來看似屬於一個語法現象的結構抽絲剝繭地分開來處理（把一個語法現象「模組化」(modularized)）。依照這個「模組理論」，我們主張除了選擇問句應與正反問句分別處理之外，像例（1）中的正反問句也有數個不同的來源。詳言之：

3.1 首先，帶有「還是」的問句我們都認為是道地的選擇問句，無論形式上屬於「X還是不X」（來還是不來）或屬於「X還是Y」（張三還是李四）。這種問句我們可以依照許多語法學家的辦法（如王（1967），林（1974）），由並列式複合句為深層結構，經過「並列刪除」的運作而產生。因此（60b）及（61b）是分別由（60a）及（61a）派生而來的：

（60） a. 你喜歡張三還是你喜歡李四？

b. 你喜歡張三還是李四？

（61） a. 你認識張三還是你不認識張三？

b. 你認識還是不認識張三？

這種句子所牽涉的刪略程序與一般非疑問句並列結構形成的刪略無異，必須受到方向限制與直接支配條件的約束。

3.2 不帶「還是」的正反問句纔是道地的正反問句。這又可以分為兩種形式：「A不AB型」與「AB不A型」。前者就是傳統分析法上由「AB不AB」經過逆向省略的結果，包含像（1c）及（1e）等例句（重覆如下）：

（62） ~~他~~喜歡不喜歡這本書？（=1c）

（63） 他喜不喜歡這本書？（=1e）

「AB不A」型則包含像（1d）等例句：

（64） 他喜歡這本書不喜歡？（=1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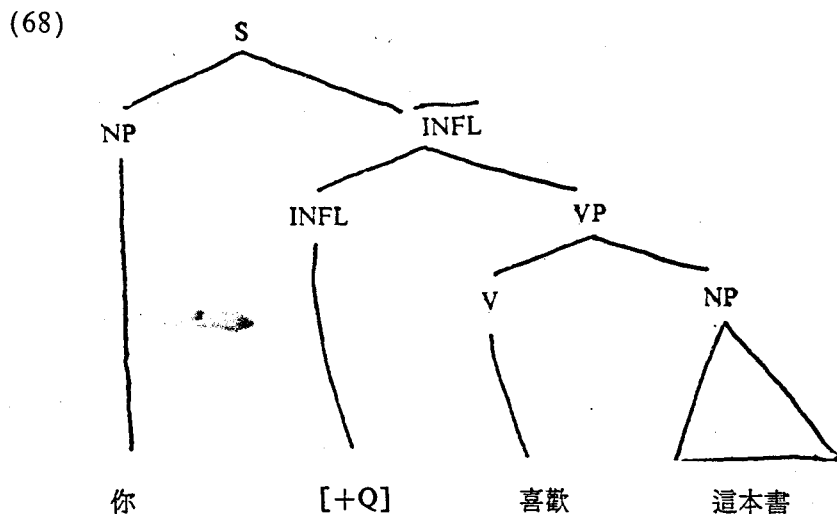
（65） 你認得張三不認得？

若B等於零，則兩種形式表面上合而為一，同為「A不A」：

（66） 他喜歡這本書不喜歡這本書？（=1b）

（67） 你高興不高興？

我們認為「A不AB型」和「AB不A型」都不是由複句經過「並列刪除」產生的結果，而且這兩種形式也各有不同的來源。這一節先談「A不AB型」。這種正反問句的深層結構是一個帶有「疑問屈折詞組」的簡單句，如圖（68）所示：



結構 (68) 包含一個帶着 [+Q] (Question) 屬性的屈折範疇 (Inflection)。⁸ 這個抽象的屈折範疇在不同的方言裏有不同的語音表現方式。在國語，其語音表現方式是重疊，也就是說帶有 [+Q] 的屈折詞組引發一條語音重疊律，把緊隨在 [+Q] 之後的成份重疊一次並在中間插入「不」字。因為重疊的範圍可大可小，其結果可以是「喜不喜」或「喜歡不喜歡」，也可以是「喜歡這本書不喜歡這本書」等，這就分別產生了 (63), (62) 與 (66~67) 等句子。

依照這個辦法，正反問句其實就是一種特指問句（或詞組問句），和 (69)~(70) 這類問句並無二致：

(69) 誰來了？

(70) 張三為什麼沒有來？

(69) 問的是一個名詞組的內容，(70) 問的是原因副語的內容，而正反問句所問的則是屈折範疇的內容。若是名詞組帶有 [+Q]，其語音表現就是「誰」或「什麼」等；若是副語性詞組是疑問詞組，則其表現是「為什麼」或「怎麼」等等；而若屈折範疇帶 [+Q]，其具體表現則是重疊。因此正反問句在本質上是一種特指問句，而不是一種選擇問句。

應該聲明的是，雖然在語法分析上我們把正反問句看成一種特指問句，但這並不

⁸ 這裏所謂的「屈折範疇」(INFL) 相當於早期生成語法所用的助動詞範疇 (AUX)，也就一個句子除了主語與謂語之外的其他成分。INFL 的範圍涵蓋所有修飾全句的模態成分 (modality)，如助動詞、情貌助動詞、否定詞、強調詞（「是」）等。我們認為這個範疇也包含一個質問全句真假的疑問助詞。應該說明的是，使用「屈折範疇」一詞只是沿用生成語法的術語而已，並不意味漢語是一種屈折語言。漢語的動詞很少有形態上的屈折變化是衆所周知的。但漢語顯然不缺乏否定詞，情貌助動詞或助動詞等。「屈折範疇」不專指動詞的屈折變化，而是用來概括這些模態成份的名詞。如果這個名詞不適合，換個名詞，總稱這些成份為「助詞」也未嘗不可。格變語法 (case grammar) 把這些成份總稱為模態成份（見 Fillmore 1968）。

否認正反問句和選擇問句的歷史淵源關係。正反問句的形成可能在歷史上由選擇問句式派生而來（見梅祖麟 1978），但上面提到的理由顯示在現代漢語裏正反問句的語法性質已和選擇問句大為不同，已不適合與後者一併處理了。

另外，我們這種處理方式也不否認正反問句在語義上與選擇問句有許多相似之處。選擇問句要聽者在兩個或多個個體或情況之間做一抉擇，而正反問句也是要聽者在「A」與「不A」之間做一抉擇，因此這兩種問句在語義上是同屬一類的。但應該注意的是，特指問句其實在語義上和選擇問句也是很相像的。含有「誰」、「什麼」等疑問詞的特指問句也是要聽者在「誰」或「什麼」等詞組的外延（Extension）中做一抉擇，所不同的是特指問句通常可以牽涉到無定的外延（「誰」可指所有人類，「什麼」可指所有東西等），而選擇問句則都只能牽涉到有限的，有定的外延。但特指問句也常常牽涉到有定的外延，如下面例子所示：

(71) 張三和李四，你喜歡哪一個？

(72) 那三個人誰最聰明？

這些特指問句的語義顯然和選擇問句沒有不同。例如 (71) 和「你喜歡張三還是李四？」顯然沒有不同。事實上，選擇問句和特指問句在語義上都是一種牽涉到存在量化（Existential quantification）的句子（見 Karttunen 1977），因此把正反問句看成一種特指問句在語義上是沒有問題的。

3.3 屬於「AB 不A型」的正反問句不能由重疊的方式產生，因為「A」與「不A」之間有個B。我們認為這類句式是首先在深層結構形成「AB 不 AB」的並列謂語形式，再經過一條「照應省略規律」（Anaphoric ellipsis）把第二個B去掉的結果。不帶「還是」的並列謂語句是可以當問句的：

(73) 你吃飯吃麵？

(74) 你喜歡張三喜歡李四？

因此像 (75) 這種句子雖然可以經重疊而產生，但也應可以不經重疊而直接產生：⁹

(75) 你喜歡這本書不喜歡這本書？

(75) 若經過「照應省略」去掉第二個「這本書」，就得到下面這種「AB 不A」型的

⁹ 雖然不帶「還是」的並列謂語可以做問句，但是類似的並列動詞或並列名詞組却不易啟問句：

* 你喜歡討厭李四？

* 你喜歡張三李四？

比較下列的句子：

你喜歡李四討厭李四？

你喜歡張三喜歡李四？

因此我們必須假定：由深層結構直接以謂語並列的方式產生的問句，不能再由「並列刪除」變成並列述語句或並列賓語句。「並列刪除」只適用於帶有連接詞（如「還是」）的並列複句。

正反問句：

(76) 你喜歡這本書不喜歡？

(77) 你認得張三不認得？

「照應省略」是一個很普遍的語法現象。只要兩個詞組之間有複指關係或意義相同，其中一個詞組就可以省略。這種省略的範圍很廣，不限於並列結構之內。例如下列例句就是經「照應省略」得到的結果：

(78) 如果你不喜歡這本書，就別買。

這種省略還可以超越句子的範圍而發生於言談之中：

(79) 問：張三批評了李四了嗎？

答：沒有，他沒有批評。

如果這種省略發生在並列結構中，就可以得到 (76)-(77) 這種「AB 不 A」型的正反問句，或是下面的並列句：

(80) 張三煮飯，李四吃。

(81) 張三喜歡這本書，可是我不喜歡。

因此「照應省略規律」不是專為產生「AB 不 A」型的正反問句而設的規律。同時，這個規律與上述的「並列刪除」不同，因為「照應省略」一般說來都是順向的省略（例如 (76)-(81) 都屬這種省略），不需遵守「並列刪除」應受的方向限制。另外，「照應省略」也不受戴浩一的直接支配條件所限：

(82) 他不喜歡那本書，可是李四說你很喜歡。

同時，雖然「照應省略」可以跨越句子的範圍（見 (79)），「並列刪除」却不可以：

(83) a. 張三跳舞、李四跳舞。

b. 張三、李四跳舞。

c. *張三。李四跳舞。

又，「AB 不 A」型的正反問句可以分成兩個獨立的句子，但「A 不 AB」型的不可以：

(84) 你喜歡這本書？不喜歡？

(85) *你喜歡？不喜歡這本書？

這又說明這兩種正反問句的來源不同。前者可以經照應省略的方式產生，但後者不可以。

和其他省略規律一樣，「照應省略」必須遵守「詞語自主律」（見 (17)），而且不准導致介詞懸空：

(86) *他喜歡李四，可是我知道你不喜。

(87) 你認得那個人嗎？*我不認。

(88) 你跟他說話嗎？*我不跟。

(89) *他從這裏出去，可是我不從。

3.4 總而言之，依據我們的「模組語法」，選擇問句和正反問句在語法上不屬同類，前者是經過並列刪除得來的結果，而後者則不是。正反問句又有兩個不同的來源。

「A不 AB」型是由單句的深層結構經過語音重疊演化而來，在本質上與一般的特指問句相當。「AB 不A」型則是由含有並列謂語的深層結構經過「照應省略」得來的結果。乍看之下，這種模組語法因為牽涉到數個不同的深層結構與語法規律，似乎比傳統上合併處理的方式複雜了許多。但這其實只是個假象，因為模組語法裏提出的深層結構和不同的語法規律都有它們獨立存在的動機，而不是為了產生正反問句而特別設立的結構或規律。例如選擇問句所牽涉到的並列刪除，也是一般非疑問句的並列結構常用的規律。「AB 不A」型的正反問句所牽涉的並列謂語結構也是一些非正反問句（如 (73)-(74)）所共有的。另外，「照應省略」更是語言中常見的現象，這已如上節所述。可以說，只有產生「A不 AB」型句式的語音重疊律纔是這類句式專有的規律，因此我們提出來的模組理論並不比傳統的處理太過複雜。相反地，有了這種理論，第二節提到的種種問題都可以一一迎刃而解。這樣，看似較複雜的語法其實是個較簡單，更具解釋力的語法理論。

例如，上文談到若干正反問句不遵守「並列刪除」所應遵守的方向限制（DC），這包含像 (1d) 或 (76)-(77) 等句子。又若干正反問句似不遵守直接支配（ID）條件的限制，如例句 (16)（重覆如下）：

(16) 你逼他買書不逼他買？

稍微觀察就可發現，這些違反 DC 或 ID 的例子，都屬於「AB 不A」型的正反問句。依照我們的分析，這類句式是經由「照應省略」得來的，與「並列刪除」無關，因此不必與後者受到相同的限制。前面已有證據顯示，「照應省略」不受 DC 與 ID 的限制（見 (78)-(82)），因此屬於「AB 不A」型的正反問句自然也不受 DC 與 ID 的限制。

另外，上文提到「詞語自主律」和禁止「介詞懸空」的原則，並指出若干句式似可以違反這些原則，但其他句式則不可以。回頭看看第 2.3 及 2.4 節的例句，我們可以很容易看出：凡是選擇問句和「AB 不A」型的正反問句都必須遵守「詞語自主律」，且不准「介詞懸空」。唯有「A不 AB 型」的正反問句似可以不遵守這兩項原

則。下面重覆若干例句，以利比較：

- (90) a. 他喜不喜歡這本書？(=(28a))
b. *他喜歡這本書不喜？(=(28b))
c. *他喜還是不喜歡這本書？(=(42b))
(91) a. 你從不從這裏出去？(=(40a))
b. *你從這裏出去不從？(=(40b))
c. *你從還是不從這裏出去？(=(43b))

我們已經假定選擇問句是由並列複句經「並列刪除」而來，而「AB 不A」型正反問句是由並列謂語句經「照應省略」而來，因此這兩種句式不能違反「詞語自主律」或允許「介詞懸空」便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兩種刪略規律都是屬於詞組層次的句法規律，因此依照「詞語自主律」的規定，不得省略詞語的一部份。又因為刪略的結果產生了空範疇，所以介詞的賓語不能刪略，否則介詞以空範疇為其賓語，形成 (36) [介詞 [e]] 的句式，便導致「介詞懸空」。

但「A 不 AB」型正反問句為何允許例外呢？我們有理由認為「詞語自主律」只是限制屬於詞組層次的句法或語義規律，但對於語音規律則沒有類似的限制。例如國語的上聲變調顯然不受「詞語自主律」所限：

- (92) 你【笑死】我了。

「笑死」顯然是一個詞語。其中「死」字與後面的「我」字同屬上聲，因而改唸陽平。這項變調顯然發生在詞組的層次上，因為變不變調是要看「笑死」後面的賓語纔能決定的。但變調的結果只影響到詞語「笑死」的一部份，這就顯示連讀變調是不受「詞語自主律」的限制了。現在我們已經假定「A 不 AB」型正反問句是由一條語音重疊律產生的。既是牽涉到語音規律，「詞語自主律」就屬無關，因此像 (90a) 這類句子就不足為怪了。

至於像 (91a) 這種似有介詞懸空的例子也不成問題。因為這類句子是經過重疊而來的，重疊的介詞之後並沒有一個作為介詞賓語的空範疇，因此介詞根本沒有懸空，這類句子也就不算例外了。

最後，上述有關「孤島條件」的問題也可以獲得解決。上文指出，像 (93)-(94) 這類正反問句不能成立：

- (93) *【我去不去美國】比較好？
(94) *你喜歡【認識不認識你的】人？

因為這些句子的正反形式（「去不去」、「認識不認識」）出現在主語子句或關係子

句裏面，違反了「孤島條件」的限制。但與這些句子相當的選擇問句却可以成立：

(95) [我去還是不去美國] 比較好？

(96) 你喜歡[認識還是不認識你的]人？

(93)-(94) 與 (95)-(96) 之間的區別如何解釋呢？依照我們的分析，像 (93)-(94) 這類正反問句其實是一種特指問句，和一般的特指問句相當，所不同的是一般特指問句含有疑問名詞組或疑問副詞，而這類正反問句則帶有一個疑問曲折範疇。因此，在本質上這類正反問句和下列的特指問句是一樣的：

(97) 你為什麼沒有來？

(98) 你覺得他為什麼不跟我說話？

疑問詞「為什麼」可以出現在主要子句之內，也可以出現在賓語子句之內。同樣地，疑問曲折範疇也可以出現在這些位置：

(99) 你有沒有來？

(100) 你覺得他會不會生氣？

但是「為什麼」不能出現在「孤島」之內：

(101) *[你為什麼買書] 比較好？

(102) *你喜歡[為什麼批評你的]人？

既如此，疑問曲折詞也不能出現在「孤島」之內。(93)-(94) 或下列句子不能成立也就順理成章了：

(103) *[你買不買書] 比較好？

(104) *你喜歡[批不批評你的]人？

至於 (95)-(96) 等選擇問句，因為它們不屬特指問句，所以不遵守「孤島條件」也是不足為奇的。¹⁰

四、進一步的證據

以上說明，傳統分析法碰到的許多問題，在我們的模組理論之下都可以一一獲得

¹⁰ 要解釋特指問句與選擇問句在這方面的區別，我們可以硬性規定只有特指問句必須遵守「孤島條件」。但我們有理由認為這個規定可以進一步歸入一個更廣泛且更有解釋力的通則。筆者曾指出，這個通則就是生成語法管轄制約理論 (Government-Binding Theory) 所提出來的「空範疇原則」(The Empty Category Principle)。詳細的論證請參看拙作 (1982b)，在此不贅。值得順便一提的是，並不是所有的特指問句都要受到「孤島條件」的限制。體詞性的疑問詞（如「誰」、「什麼」等）是可以出現在主語子句或關係子句裏的：

[我唸什麼書] 最合適？

你最喜歡[誰寫的]書？

但是非體詞性的疑問詞（如「為什麼」或帶疑問屬性的屈折範疇）則不能出現在這類孤島上，這已在正文中可見。這兩種疑問詞之間的區別正好可以從「空範疇原則」得到恰當的解釋。

解決。但是這個模組理論並不是只為解決這些問題而特別設計出來的。其實這個理論還有許多獨立的證據，以下分四點詳細說明。

4.1 臺灣閩南話的疑問句除了一般的特指問句和選擇問句之外，還包含下列這種問句：

(105) li kam beq lai?

(你可要來?)

(106) li kam caiia: i kio simi mia:?

(你可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105)-(106) 句中緊隨主語之後的 kam 字 (可能是「敢問」兩字的合併) 是使這些句子成為問句的主要語素。kam 字出現的位置介於主語和謂語之間，恰好是一般屈折範疇出現的位置。我們認為 kam 字就是帶有 [+Q] 屬性的疑問屈折範疇在臺灣話的具體表現。因此 (105)-(106) 都是帶有疑問詞組的特指問句，與國語「A 不 AB」型的正反問句相當。所不同的是，疑問曲折詞在臺灣話的語音表現是 kam，而在國語則是以語音重疊的方式來表現。

「kam 問句」在臺灣話的存在證明漢語的疑問句可以在主語與謂語之間加個疑問曲折詞來構成，這對上文所提議的 (68) 這種深層結構提供了極有力的證據。事實上，漢語有許多方言都有類似 kam 問句的用法，這點最近朱德熙先生在〈漢語方言裏的兩種反復問句〉(1985) 一文裏已經提供了豐富的材料與證據。臺灣話的「kam」本質上就是早期白話的「可」，或蘇州話或上海話的「阿」。以下引朱先生文 (頁 10-11) 以蘇州話為例：

(107) 耐阿曉得? (你知道不知道?)

(108) 耐看阿好? (你看好不好?)

(109) 阿要吃點茶? (要不要喝點茶?)

(110) 阿吃得落? (吃得下吃不下?)

(111) 俚阿是耐格兄弟? (他是不是你弟弟?)

朱先生還認為「可 VP」型問句和一般的正反問句應視為同類，屬於漢語反復問句的一體兩面。我們也認為一部份的正反問句 (「A 不 AB」型) 和「可」問句屬於同類，這與朱先生的說法不謀而合。¹¹不過朱先生把「可 VP」型視為正反問句的一種形

¹¹ 認為部份正反問句是由疑問屈折範疇引起語音重疊而來的構想，筆者曾在拙作 (1982b) 中提出，不過當時沒想到以臺灣話的 kam 字為證。1983 年春筆者在夏威夷大學服務之時，經鄭良偉先生指出「kam 問句」的重要性，才又受到了進一步的啟發。

式，而正反問句（含「VP 不 VP」型與「可 VP」型）又視為選擇問句的一種。我們則認為部份正反問句其實是「可」問句的一種形式，而「可」問句又是一個以屈折範疇為疑問詞的特指問句。這兩種說法可以表示如下：

(112) a. 「可」問句→一種正反問句→一種選擇問句

b. 正反問句→一種「可」問句→一種特指問句

「可」問句應該歸入選擇問句還是特指問句，我們可用「孤島條件」來鑑定。上面蘇州話的例子已顯示：「阿」字可以出現在主要子句的屈折範疇部位（如（107）及（109）-（111）），也可以出現在賓語子句裏（如（108））。臺灣話的 kam 也有類似的分佈：

(113) li kam u ci:?

（你有沒有錢？）

(114) li siu: i kam e lai?

（你想他會不會來？）

但「kam」字不能處身於主語子句或關係子句之內：

(115) *[i kam u lai] kha hou?

（他 kam 有來比較好？）

(116) *li kha ai [kam u ci: e] lang?

（你比較喜歡 kam 有錢的人？）

因此「kam」問句的分佈是受到了「孤島條件」的限制，這與一般帶有「為什麼」等疑問詞的特指問句是一致的。但是換了含有「asi」（還是）的選擇問句就不必遵守「孤島條件」了，因為以下的例句都可以成立：

(117) [i u lai asi bou lai] kha hou?

他有來還是沒有來比較好？

(118) li kha ai [u ci: asi bou ci: e] lang?

（你比較喜歡有錢還是沒錢的人？）

不管如何，認為「可 VP」與若干正反問句是一體的兩面大概是不錯的。本文認為這兩種型式是一個深層結構的兩種表現，就是要解釋它們之間這種一體兩面的關係。¹²

¹² 正反問句與 kam 問句在語言實際運用方面有點重要的不同。一般說來，「你 kam 不要來？」的使用和是非問的「你不來嗎？」一樣，說者常常假設對方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正反問句則不意味這種前設的語用成份。有人可能以此反對把 kam 問句與正反問句當做一體的兩面。我們不否認 kam 問句在語用的觀點上較近似於是非問句，但這並不足以說明在語法上 kam 問句不能與正反問句同類。雖然生成語法理論假設語句有深層結構和表層結構，但當代學者大多認為，除了施受關係的語義由深層結構決定之外，一個句子其他方面的語義（如指涉意義）與語用（如前設或焦點）屬性都是由表層結構來決定的。我們把正反問句和 kam 問句視為一體兩面，主要是說它們具有相同的深層結構但不同的表層結構，因此不妨礙這兩種問句在語用方面的分別。

4.2 朱先生在前引文裏指出，「可 VP」和「VP 不 VP」型在大部份的方言裏有互補的現象，這更有力地證明了這兩種型式同屬一類的說法。¹³ 不過這裏所說的互補有些例外。如朱先生指出《西遊記》主要使用「可 VP」型的疑問句而不使用「VP 不 VP」型的正反問句。馬悅然 (N. G. D. Malmqvist) 先生則列舉下面的句子做為反例 (見馬悅然 (1986))：

- (119) 也還不知是他不是他哩。(24. 334)
- (120) 有個什麼齊天大聖才來這裏否？(6. 79)
- (121) 不知母親身體好否？(9. 109)
- (122) 是否？(12. 167)
- (123) 但看他「水怪前頭遇」這句話不知驗否？(19. 265)
- (124) 悟空，事成了未曾？(2. 22)
- (125) 你把師父托過去不是？(22. 229)
- (126) 你說像孩童的不是？(24. 334)

甚至在同一個句子裏也可以發現「可」字與「VP 不 VP」並用：

- (127) 看可請老孫不請？(5. 60)

朱先生也注意到有些方言與《金瓶梅》一書裏可以找到類似的「混合形式」：

- (128) 安徽東流：可香不香？（香不香？）
- (129) 安徽合肥：可拿動拿不動？（拿得動拿不動？）
- (130) 西門慶因問溫秀才，書可寫了不曾？（《金瓶梅》67. 1870）
- (131) 安郎中道：「學生有失吊問，罪罪。生到北京也曾到達雲峰，未知可有禮到否？」(68. 1916)
- (132) 「太太久聞老爹在衙門中執掌刑名，敢使小媳婦請老爹來，未知老爹可依允不依？」(69. 1961)

臺灣話類似的「混合式」有些人也可以接受：

- (133) li kam e lai be?
(你可會來不會？)
- (134) li kam bat cit-e lang m-bat?
(你可認得這個人不認得？)

¹³ 把兩種型式看成一體兩面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它們不同時出現在一個句子裏，但不在同一個語言或方言裏出現則不是一個必要條件。當然，後一種情況可以看成一個很自然的趨勢，所以拿來支持「可 VP」與「VP 不 VP」相當的看法是可以的。下文將指出，「可 VP」與「VP 不 VP」兩式在臺灣話都可以找到，但這不能用來直接否定朱先生或本文的看法。

有了這些例外，「互補」或「一體兩面」之說就碰到了困難。但這些例外有個共同點，就是它們的「VP 不 VP」句式都是「AB 不A」型（不是「A 不 AB」型）的正反問句。例如 (120), (121), (123)-(127)，以及 (130)-(134) 都是明顯的「AB 不A」型。像 (119), (122) 及 (128)-(129) 這類例子表面上是「A 不A」型，也可以視為「AB 不A」型的例子（其中 B 等於零）。因此這些例外都不必視為「A 不 AB」型的例外。「可」字與「A 不 AB」型同時出現的例子還沒有發現過，因此下列各組的 (C) 句都不能成立：

(135) a. 你可高興？

b. 你高不高興？

c. *你可高不高興？

(136) a. li kam bat cit-e lang?

(你可認得這個人？)

b. li bat-m-bat cit-e lang?

(你認不認得這個人？)

c. *li kam bat-m-bat cit-e lang?

(*你可認不認得這個人？)

如果我們這個觀察不錯，上面的例外其實對本文的模組理論都不造成問題。因為我們認為「AB 不A」型是由「照應省略」得來的，只有「A 不 AB」型的正反問句才是「可 VP」型的同素異形體，所以「AB 不A」型不需與「可 VP」型互補。總之，我們依照模組理論的方法把漢語正反問句分成兩類來處理，除了在刪除方向、詞語自主律、介詞懸空等方面有證據之外，還可以從朱德熙先生的說法得到支持，同時又能為後者做補充，給 (119)-(134) 這類「例外」做一個解釋。

4.3 把正反問句分兩類來處理，還可以從臺灣話的下一事實得到證據。臺灣話有少數正反問句可以是「A 不 AB」型（也可以是「AB 不A」型）：

(137) a. li bat-m-bat khi Bikok?

(你曾不曾去美國？)

b. li bat khi Bikok m-bat?

(你曾去美國不曾？)

(138) a. li ai-m-ai cit-e lang?

(你喜不喜歡這個人？)

b. li ai cit-e lang m-ai?

(你喜歡這個人不喜歡?)

(139) a. li si-m-si Tan siansi:?

(你是不是陳先生?)

b. li si Tan siansi: m-si?

(你是陳先生不是?)

但像下列這類句子, 却只有「AB 不A」型才能成立(見林雙福(1974)第五章):¹⁴

(140) a. li u ciao hun bou ciao hun?

(你有吃煙無吃煙? = 你抽煙不抽煙?)

b. li u ciao hun bou?

(你有吃煙無? = 你抽煙不抽?)

c. *li u bou ciao hun?

(你有無抽煙? = 你抽不抽煙?)

(141) a. li e lai be lai?

(你會來勿會來? = 你會來不會來?)

b. li e lai be?

(你會來勿會? = 你會來不會?)

c. *li e be lai?

(你會勿會來? = 你會不會來?)

(137)-(139) 與 (140)-(141) 為何有此不同呢? 我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 bat (曾), ai (愛), si (是) 這些字的否定形式只在肯定式前加了一個 m 字 (m-bat, m-ai, m-si), 完全保存了肯定形式的語音, 但 u (有), e (會) 等的否定式則進一步引起語音的變化 (bou, be), 其語音形式已不等於 m 加上肯定式了。有了這一事實, (137)-(139) 與 (140)-(141) 的區別就不難理解了。根據我們的分析, 「A 不 AB」型的正反問句是語音重疊的結果。重疊的結果在否定詞 m 的兩邊應該是相同的語音成分, 例如 bat-m-bat (曾不曾), ai-m-ai (愛不愛), si-m-si (是不是), 因此包含 bat, ai, si 等動詞的句子可以有「A 不 AB」型的正反問句。但是 u (有) 的否定是 bou (無), e (會) 的否定是 be (勿會)。重疊的結果得不到 u-bou 或 e-be 這種形式, 因此 (140c) 與 (141c) 都不能成立。這就是 (137)-(139) 與 (140)-(141) 之間的區別。

¹⁴ (140b) 與 (141b) 中的 bou 與 be 通常經過弱化而變為輕聲, 但其聲母韻母仍保留原狀, 與一般語尾助詞不同。

至於「AB 不 A」型的正反問句，則不管動詞的否定式是否保存了肯定式的語音都可以成立。這一類的問句我認為是由省略得來的，與語音重疊無關。省略的主要條件是被省略的成分必須與另一個成分有同指、同義或同音的關係，至於被留下來的部分是否和另一部分同音就不重要了。(140b) 與 (141b) 可以成立，就是因為「AB 不 A」中兩個 A 不必完全同音的關係。

例句 (137)-(141) 提供的證據，我們也可以在國語找到類似的例子：

(142) 張三買了這本書沒有？

(143) 張三有沒有買這本書？

(142) 屬於「AB 不 A」型，所以肯定式與否定式可以用不同音的完成貌（「了」與「有」）。但 (143) 屬於「A 不 AB」型，其來源是重疊，所以一定得用「有沒有」的形式。像 (144) 這種「A 不 AB」型是不能成立的：¹⁵

(144) *張三買了沒有買這本書？

值得順便一提的是 (145) 句比 (144) 要好的多：

(145) 張三買了還是沒有買這本書？

(145) 包含連接詞「還是」，因此依照我們的分析它是由並列複句經過「並列刪除」得來的。既然不靠語音重疊，「買了」與「沒有買」不同音就沒關係。

4.4 最後，我們把選擇問句和正反問句分開處理，還可以從臺灣話的連讀變調得到有力的證明。上節指出臺灣話允許若干「A 不 AB」型的正反問句：

(146) a. li bat-m-bat khi Bikok?

(你曾不曾去美國？)

b. li si-m-si Tan sian-si:?

(你是不是陳先生？)

c. li ka:-m-ka: sai chia?

(你敢不敢駛車？)

d. li caiia:-m-caiia cit hang taici?

(你知道不知道這件事情？)

這類句子若在正反兩部分之間加上個 asi (還是)，許多人也可以接受：

¹⁵ 像「你看得懂看不懂這本書」這種句子，雖然「看得懂看不懂」在語音上無法嚴格地分析為「A 不 A」，却也可以成立。我們可以假定這類句子首先經過重疊得到「你看得懂不看得懂這本書」，然後經過一條次要規律把「不看得懂」變成「看不懂」。至於像國語書面語裏「你能否幫忙我？」這種句子，雖然也可以用類似方法處理，但梅祖麟先生曾指出：「否」字不能在純粹的否定句裏使用，只能在疑問句裏使用（「*我能否來」）因此與其認為「否」字是個純粹的否定詞，不如把它當做與「kam」字相當的疑問屈折範疇。依照這個分析，我們的理論自然又多了一點證據。

(147) a. li bat asi m-bat khi Bikok?

(你曾還是不曾去美國?)

b. li si asi m-si Tan siansi:?

(你是還是不是陳先生?)

c. li ka: asi m-ka: sai chia?

(你敢還是不敢駛車?)

d. li caiia: asi m-caiia cit hang taici?

(你知道還是不知道這件事情?)

但 (146) 和 (147) 在聲調的使用上有一個重大的不同。在 (146) 這種「X-m-X」型的句子裏，否定詞 *m* 前後的兩個 X 都得使用變調，但在 (147) 這種「X asi m-X」型的句子裏，只有 *m* 後的第二個 X 使用變調，而 *asi* (還是) 之前的第一個 X 必須保留本調。例如屬於陰上調的 *ka:* (敢)，本調調值是高降，變調調值則是高平。在 (146c) 裏兩個 *ka:* 都唸高平調，但在 (147c) 裏第一個 *ka:* 得唸高降，第二個 *ka:* 得唸高平。(146d) 與 (147d) 中 *caiia:* (知影——即「知道」) 的 *ia:* (影) 也是如此。屬陽去的 *si* (是) 與陰入的 *bat* (曾) 也都受同樣的限制。

臺灣話一個字音該唸本調或變調主要是由句法結構來決定，這是鄭良偉先生 (1973) 年一文 (Cheng 1973) 發表以來即爲人所知的，最近陳淵泉 (Chen 1987) 更有詳盡的論述。一般說來，使用本調的必要條件是：字音必須出現在大型詞組或句子的尾端。例如字音出現在主語或謂語或整句的尾端，就可使用本調，但其他字音就得使用變調：

(148) hit-e lang thao-the neng-pun chheh.

(那個人偷拿兩本書。)

(148) 句裏只有 *lang* (人) 和 *chheh* (書) 保留了本調，其餘字音都得使用變調。述詞 *thao-the* (偷拿) 因為後面有個賓語，不處在謂語的右界之上，所以得使用變調。

現在再來看看 (146) 與 (147) 的句子。這些句子裏的第二個 *bat* (曾)，*si* (是)，*ka:* (敢) 或 *caiia:* (知道) 必須使用變調，這是很自然的，因為這些字不在謂語或句子的右界之上。(147) 裏的第一個 *bat*，*si* 等必須保留本調，則顯示在 *asi* (還是) 之前有個大型詞組的右界。這個右界可能是謂語或句子的右界。如果是句子的右界，那麼連接詞所連接的成分基本上還是兩個句子，這就證明了我們認為選擇問句是由並列複句經過刪減得到的結果。反觀 (146) 的句子，因為我們認為這類句子是以單句爲深層結構經語音重疊而得來，在句子演化的過程中都不會在第一個 *bat*，*si*，*ka:* 或

caia: 之後出現一個句子的界線，所以這些字就不得不使用變調了。

五、結 論

語言學理論的終極目標不在描述語言事實，而是在解釋這些事實。解釋事實常常不外或把相關的事實連起來說，或把看似一回事的東西拆開來講。分合之間則決定於經驗事實與理論的周全與否。這篇文章裏我們提出來的主張是說，處理漢語正反問句的辦法，應該是分，不是合。

注 釋

* 本文初稿完成之後與口頭報告期間，承湯廷池、梅廣、梅祖麟、黃宣範、丁邦新、鄧守信、周法高、包華莉與王士元諸先生之鼓勵與惠賜意見，在此謹誌謝意。

參 考 書 目

- 朱德熙
 1982 《語法講義》 商務出版社
 1985 〈漢語方言裏的兩種反復問句〉 《中國語文》 10-20
- 呂叔湘
 1985 〈疑問、否定、肯定〉 《中國語文》 241-250
- 陸志韋
 1964 《漢語的構詞法》 科學出版社
- 望月八十吉
 1980 〈中國語の世界創造述語〉 《中國語》 22-26
- 梅祖麟
 1978 〈現代漢語選擇問句法的來源〉 《史語所集刊》 第四十九本第一分 15-36 中央研究院 臺北
- 陳 炯
 1982 〈關於疑問形式的子句作賓語的問題〉 安徽大學研究生畢業論文
- 湯廷池
 1981 〈國語疑問句的研究〉 《師大學報》 26: 219-277
 1984 〈國語疑問句研究續論〉 《師大學報》 29: 381-437
- 黃正德
 1983 《漢語生成語法》 寧春岩 侯方 張達三合譯 黑龍江大學出版社
- 趙元任
 1968 《中國話的文法》 丁邦新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橋本萬太郎
 1987 〈漢語被動式的歷史區域發展〉 《中國語文》 36-49
- Chao, Yuen-Ren 趙元任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71 "Interlingual and Interdialectal Borrowings in Chinese," in *Studies in General and Oriental Linguistics* (essays in honor of Shiro Hattori on his 60th birthday), TEC Corporation for Language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Tokyo, 39-51.
- Chen, Mathew 陳淵泉
 1987 "The Syntax of Phonology: Xiamen Tone Sandhi," m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to appear in A. Zwicky and E. Kaisse (eds.), *Phonology Yearbook 4*.

Cheng, Robert 鄭良偉

1973 "Some Notes on Tone Sandhi in Taiwanese," *Linguistics* 100, 5-25.

1984 "Chinese Question Forms and Their Meaning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 86-147.

Chomsky, Noam

1973 "Conditions on Transformations," in S. Anderson and P. Kiparsky (eds.), *A Festschrift for Morris Halle*,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New York.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Foris, Dordrecht, Holland.

1982 *Some Concep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Theory of Government and Binding*,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6 *Barriers*,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Fillmore, Charles

1968 "The Case for Case," in E. Bach and R. Harms (eds.), *Universals in Linguistic Theor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New York.

Hornstein, Norbert and Amy Weinberg

1981 "Case Theory and Preposition Stranding," *Linguistic Inquiry* 12, 55-92.

Huang, C. T. James 黃正德

1982a "Move Wh in a Language without Wh-Movement," *The Linguistic Review* 1, 369-416.

1982b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Ph. D. dissertation, MIT.

1984 "Phrase Structure, Lexical Integrity, and Chinese Compounds,"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9, 53-78.

Karttunen, Lauri

1977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Question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1, 3-44.

Lasnik, Howard and Mamoru Saito

1984 "On the Nature of Proper Government," *Linguistic Inquiry* 15, 235-290.

Lin, Shuang-fu 林雙福

1974 *The Grammar of Disjunctive Questions in Chinese*, Student Book Company, Taipei.

Malmqvist, N. G. D. 馬悅然

1986 "On the Modalities of Obligation and Epistemic Necessity in the *Shiyouji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Riemsdijk, Henk van

1978 *A Case Study in Syntactic Markedness*, Foris, Dordrecht, Holland.

Ross, John R.

1967 *Constraints on Variables in Syntax*, Ph. D. dissertation, MIT.

Tai, James H. Y. 戴浩一

1972 *Conjunction Reduction*, Ph. D.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Wang, William S. Y. 王士元

1967 "Conjoining and Deletion in Mandarin Syntax," *Monumenta Serica* 26, 224-236.